澤堂集 別一

奏文
咨文
揭帖
冊文
敎書
不允批答

箋
啓
檄
國書
疏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一目錄

奏文

請刷還遼民奏文

咨文

孫軍門前移咨
張遊擊沈叅將前回咨

揭帖

張遊擊前回帖
張遊擊前三公回帖
沈叅將前回帖

沈都督前回帖
政院答登州李差官帖
白副揔前回帖

冊文
昭顯世子謚冊文
王世子竹冊文

教書
甲子平難後頒赦中外 教書
教全羅監司宋象仁書
教平安監司李尚吉書

敎黃海監司李景容書
敎副元帥鄭忠信出將書
敎八道都體察使昇平府院君金瑬書
敎平安監司洪命耉書
南漢圍城中敎諸道士民書
丁丑還都後犒從行將士　宣諭敎書
甲申討逆後頒赦中外　敎書
王世子冊封後頒赦中外　敎書
丙戌會盟祭後頒赦中外　敎書
丁卯宣諭三道士民書

不允批答
領議政五度呈辭不允 批答
箋
冊封準請後賀 大妃殿箋
本朝冬至賀箋
大殿誕日 王世子賀箋
賀 王世子嘉禮箋
本朝冬至賀箋
本朝正朝賀箋
大殿誕日賀箋

皇太子冊封後本朝陳賀箋
皇太子前冬至賀箋
大行王大妃昇遐奉慰 大王箋
啓
冬至賀方伯啓 牧忠州時
檄
諭島中檄文
國書
與金汗書
答倭人問目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一

奏文

請刷還遼民奏文

朝鮮國王謹奏爲遼民歸正相繼小邦賑饑無策懇乞抄留精壯團束編伍發解老弱就食中土事該本年日月議政府狀啓臣等據平安道觀察使李尚吉申據義州府尹柳斐節次馳報近日歸順假撻從方山麟山本州三路陸續渡江或五六十名或數三百名布野成羣春耕麥芽盡行乞食途遇餓莩爭相屠喫等因又據昌城府使金時若呈遼東飢民自寬奠

地方渡江而來不記其數穵掘穀種搶奪民家本鎮倉粮亦已罄竭不能賑救等因又據龜城府使趙時俊呈遼民飢餓者携負妻子或三四十名或六七十名逐日渡江出入村閭村民亦飢不能供應相繼逃竄等因又據清城僉使鄭名振呈假㺚五十餘名自那邊過江前來不堪飢餓奔突村閭討索食物小不如意輙肆毆打委屬閭巷等因得此卑職竊詳近年以來遼民出來我國者既不勝計而今又過江來歸者繼屬不絕舉皆飢困或相殺食其流離瀕死之狀所不忍見本道兵興以來荐值凶歉公私倉廒一時

罄竭賑救之策萬無其便等因又據管餉使鄭斗源中大槩相同據此臣等會議得遼左一路久為犬羊盗據使數百年休養生齒盡為其屬此誠古今罕有之變神人同仇之憤也幸而毛督府憑仗 皇靈廣加招撫遺民恥淪膻羯咸思歸順前後渡江來赴我境者已不下數十萬茲豈非朝廷闡寄之全效奴賊蕩滅之大機乎第惟遼民之來歸者日滋月盛率皆羸身徒手無以糊其口全活之資專靠於 天朝之賑施而末道萬里委輸之路理宜間乏為此督府前後告急求助於本國者勢所難免本國上感 皇朝

天地之恩下憫赤子溝壑之命其於賑乏急病便宜
之策雖磨頂至踵義所不辭故前後殫竭儲胥以赴
庚癸之急者殆無遺力此固督府之所明知也惟其
塞土磽瘠旱災連年民乏蓋藏官無税入邊上之見
粮已絶積年防戍飛輓轉漕内地之蓄積已空公私
赤立餓殍相望沿江分鎮之卒饋餉屢竭督府原操
之兵助給亦艱主客俱病彼此無策當此之時數十
萬遼民來聚塞下彌滿道路散布田里既無生業又
無定廪嗷嗷告飢貿貿垂死間有自相屠食以延斯
須之喘息者各其地方官司雖方逐便賑貸勢不能

徧終必難繼凡民煢獨尚可哀矜況我　上邦歸正
之民飢死於我土地而無粟可賑無策可濟則不惟
同胞顛連人理之所不忍必將得罪於父母之邦無
以自解如邊臣所報搶奪刼略之患有不暇計也臣
等百計思惟唯有一策可以紓近憂而無後咎今若
除將督府已經揀選留操者外其餘老弱男婦盡行
捲送于登萊則以中國之廣太平之蓄其於賑恤全
活當易爲力不啻如涸鱗之投江海不但數十萬生
靈得脫水火之厄奠居安樂之鄕小邦亦免視死不
救之罪而專力助餉督府亦得一意征繕無飢羸湊

散之虞揆諸事理實爲兩全令宜作速聞奏 聖聰
以待明降施行一面咨會都督府轉報 天朝各衙
門從長計議了當則其於救活遼民之道允爲便益
等因具啓臣得此叅商遼民背逆歸正繈屬而至此
誠 皇威所及奴賊自困之勢也撫綏之方尤宜加
厚以勸續來之衆而緣臣土地窄狹生穀有限中經
壬辰之難累世蓄積蕩然一空先臣昭敬王盡悴拮
据什復二三頃遭昏虐閒位生靈塗炭殆無遺業臣
以綿薄當此板蕩之極夙夜完聚茫如捕風不幸連
年灾歉飢饉荐臻竭公私之蓄以調戍卒之餉以奉

督府之需猶患匱乏今此流民男婦數十萬口不耕不商仰人而食雖以天下之大尚難計口資給以臣凋弊一隅殫竭餘力決難接濟以救朝夕之急終必至於共為餓殍而已臣之以此獲罪固不暇論其在
皇上覆育之仁督府懷輯之計亦大有所損此實天下事會得失之機也伏願 聖慈特命該部早賜裁處救斯民垂絶之命俾伊虜蕩平之圖無令小邦得逭罪悔以延微緒上下幸甚臣不勝兢惶懇祈之至緣係云云事理為此謹具奏

咨文

孫軍門前移咨 辛未四月初五日

朝鮮國王為皮島諸將奮忠協謀克殲叛賊事議政府狀啓該本年三月二十三日據皮島接伴使李景憲馳啓該本月十六日劉興治聚集降㺚八十餘名披掛盔甲刼殺大小將官焚其屍屠戮島中漢人不記其數至十七日又南商五十餘名沒數戕殺盡奪其貨搜取島中各人兵器密問其故則漢人潛言曰興治欲率島中人民將投奴穴人皆不從以此縱其降㺚恣行殺越明日將屠一島生齒刼殺接伴使并手下譯官等投入虜中事且同測使臣宜預知之臣

與譯官等計無所出唯欲自縊間至本日初更時分
忽有放炮發喊之聲興治衙門後峯漢兵屯聚如林
炮響震天火箭蔽空島中如晝閧至十八日眛朝漢
人爭殺降㺚及其妻子衙門廨舍燒爇無存興治及
其兄興基興良等與其心腹人俱被亂兵殺死首事
將官游擊張燾參將沈世魁李永同呂得寶等因島
中齊憤之人克勦叛賊招通官玄頊等言曰興治謀
叛
　天朝定於本日盡殲島民刼拿陪臣投入奴中
引賊圖害爾國俺等冒死奮義幸賴天佑殪彼大憝
並殺降㺚降㺚之逃脫乘船者不過三十餘名陪臣

可速出去行會本道布政節度等官嚴加緝捕漢人
男女奔迸到彼者優加慰撫仍令麾下官就發令箭
二枝給船出送及臣出來也張沈二將皆見臣言曰
島中生靈天佑獲生但此灰燼之餘將未免飢死誠
可矜惻陪臣須啓知國王濟活赤子丁寧勤懇不啻
再三又接平安兵使柳琳狀 啓據島中張沈兩將
傳通捕得興治降㺚腹心數人究問皆言興治與奴
相通誘引奴兵潛駐鳳凰城近處將欲襲據朝鮮分
王興治兄弟仍脅降諸島寇犯山東究計已定而不
遂等因續接該道狀啓胡將龍骨大方駐九連城出

沒窺覦形迹叵測今聞逃躂投入龍胡駐處龍胡始
知興治敗死奸謀中沮仍留灣上托以開市恐嚇萬
端殆不可堪慮其一朝大逞則我兵單弱恐難抵當
等因據此爲照興治興良兄弟以梟獍之性習驕羯
之俗雖革面歸正而陰懷非望聚集降躂敢肆兇計
擅殺欽差將官陳繼盛及許多官吏自領島衆其罪
滔天我國不勝憤惋欲爲 天朝行討逆除兇之擧
大興舟師進薄椵島而興治等詗機跳去久而後還
稱以已受欽差官號我國雖疑其詐而或慮其然不
無投鼠忌器之嫌正疑信間得孫閣部移咨及諭朝

京陪臣帖文有投誠效忠或待以不死等語我國因此罷兵姑務含忍至遣陪臣兼察事情去後不料伊賊禍心已稔兇威益張締交奴賊刻期投降輦輸財寶往復書牘方引奴接應大殺島衆又遣同黨李見尹先裕等謀劄軍門差官李自華張大謨等獘邦曲爲周防幸而得免究其姦逆之狀不唯呑噬我邦亦將凌犯上國危機之迫間不容髮幸賴張沈兩將忠義奮發張膽振臂盡殲降撻快磔兇魁島民再全海氛稍廓此誠轉危爲安之大功我國亦與庇賴凡在聞聽莫不慶慰第聞島中乏粮義屬急病方催餉臣

運米接濟而兵火之餘公私匱竭恐不能大有資給
合無將此等項事情備咨軍門以為登時轉奏之地
等因具啓得此當職竊照興治反覆作逆之狀猾奴
東西犯搶之勢一至此極幸而漢將等亟除大憝擢
其角距弊邦亦得以朝夕維持玆可謂不幸之幸至
於轉粮周急以濟目前之急此在弊邦義不容恝視
且念徃者得見軍門在寧遠時上孫閣部書備悉東
江之弊千里之遠不啻目見今者島中屢經事變危
而後定益知軍門大人先見之明辰告之猷非人人
所及弊邦竊自嘆服想大人碩畫必有先後之圖為

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

張遊擊沈叅将前回咨 辛未四月十一日

朝鮮國王為借粮拯急撫衆全生事崇禎四年四月初八日准 欽命閣部標下火器遊擊署都指揮僉事賛畫東江前協營事務張協同叅将沈咨前事節該逆惡劉興治殺戮将士更制併營志驕心變特降夷為心腹縱貪婪為爪牙流毒商賈厲禁往來内地各島粮儲日詘歸罪於人恣殺無辜天奪其魄将士齊心惡孽已殲降夷盡掃免患養虎解腕決癰惟恐一路訛傳内地風聞防禦益密即有前島粮艘必也

暫停矧塘報日作方得啓行直待到彼始得接濟則
此島民生已作溝中瘠矣不獲已而乞憐以延朝夕
之命貸粮萬石萬懇慨俞或待餉到推償或許布帛
互易折定價值經令有司湊辦飛輸至島以拯嗷嗷
豈直保赤同仁 中朝感戴抑且好生上德篤祐無
疆且劉氏始於暴而尤荷貴國軫念尚許易粮以補
不足玆反邪歸正轉危為安総総林林朝廷赤子貴
國寧忍坐視而不之救必至於飢而死也用是合咨
前去貴國煩為查照速發接濟得不視為尋常等因
准此行據議政府狀啓臣等竊詳島中两將快殲凶

孽撫安兵衆此實疆域之大慶惟是創殘之餘倉廩
已罄雖　天朝早晩接濟而島民目今飢乏委遣行
李有此咨會此實我國之所同憂臣等之所預慮者
也向者與治冒稱欽差持貨請糴本國不論其他只
為上國黔黎容許貿販以濟其乏況今島中討叛除
患事同一體凡有緩急尤宜周恤第念彼時饒經秋
穫公私尚有餘儲故艱難收聚以副其求矣今則兩
西儲峙冬春轉餉已盡這邊各軍方切呼庚民間乏
食春夏尤急所請萬石之貸決無辦出之策已令措
据二千石米穀發運入島想必不久收領且劉差李

見尹光裕等前來所貿各穀尚在沿海列邑未盡輸
去若使島中自送船隻載運則庶可接續賑給以俟
西船出來允為便益等因具啓據此為照前日劉賊
在島時尚為上國赤子出穀相救況今大人盡忠之
日有此告急竭力相副義所不辭顧惟弊邦兵火之
餘財匱愈甚雖島中踽𡸁之訴如在目前奈邊儲蕩
竭之虞難恤我後萬石米穀之糶正如龜背刮毛彼
此情勢俱屬困涸誠不忍恝然坐視已令餉臣運致
二千石想卽領訖此外李見等所貿之穀尚未盡運
見在沿邊各邑責鎭便可發船自運則西船出來之

前庶可接續支過為此合行回咨請照驗施行須至

咨者

揭帖

張遊擊前回帖

轅門云邈際會無從惟 遡聞風儀每勤翹企茲者大人亟弭變亂再安疆場遠枉寵牘副以盛儀以疇昔景慕之私承今日眷念之厚感篆之懷當何如耶想其攘禍於蛟鰐之口決機於呼吸之頃履危蹈險忠勞兩著此誠天人響合佑善癉惡之期凡有血氣孰不抃躍乃若彼奴結連姦逆潛圖吞噬固其狼心至

於窺島之謀索船之喝一至於此其在敝服羞辱已極同聲相應同患相救在凡庶且然況敝服與貴鎮不啻脣齒哉目今西餉尚緩半菽告飢大人調餉之計固宜焦煎其於寡人周急之義亦安敢恝然顧此間邊封方羅飢歉自救不暇雖即令餉臣罄竭輸致無以準塞來請之數是恨其他曲折咨會備矣土宜不腆統惟鑑悉

張遊擊前三公回帖

日者疆事多虞島變再訌此誠危急存亡之機也不意兩大人奮忠義盡除凶虐天下之慶屬國與焉職

等邀聞風聲竊自增氣縱未能展賀門屛以效悃愊引領懸情耿耿未已行李之來華函下逮自顧疎卑何以得此仰紉眷顧冞增感厲第聞島中兵創之餘粮匱是急此固敝國君臣預所軫憂者其於拯援之義豈待諄復之敎哉顧念邊方輸輓已盡自患空乏又値大旱兩麥亦枯此時徵發有同童羖然在同病不容恝視寡君已勅餉臣傾倒囷廩運致二千石之米穀想朝夕交解也至於奴虜索舟之喝渠何敢爾梟音至此敝邦之羞憤多矣竊計三錫之命不久畀至惟冀益懋嘉猷永寧東土幸甚幸甚時且向熱起

居加毖統希崇亮

沈參將前回帖

自聞大人奮忠義除凶殘聲𣪁至彰遠近咸聳不佞懷仰風槩不啻飢渴茲者辱椷遠屆詞意藹然捧繹數番如承辟咡不覺海嶼之爲闊也即今貴鎭腥穢盡滌兵民大安此誠天下所同慶 聖上絲綸之褒不日月而當降東江管鑰之重非左右而疇托哉至於軍儲之乏西餉之滯勢固宜爾而半菽之憂方在目前豈惟大人拯救是急不佞聞此殆欲廢食也顧敝服自困涸涔喣沫不足以相濡斯爲忉怛耳已令

餉臣罄竭餘儲登時輸致咨會備矣所蒙盛儀尤以愧荷不腆伴書聊效衷私統希原炤不宣

沈都督前回帖

鄙价之還華牘又至開示神秘曲加提誨不啻辟咡詔之苟非信義交孚肝膽相視不穀何以獲此感激涕零言未足喻伊奴僭逆益甚敝邦大義當絶雖知禍至無日亦惟致命遂志而已今荷來喻兼悉鄙价口宣此是翕張禽縱之機虛實奇正之妙日者不穀因監軍指揮委遣譯諜意實在此終當銘佩嘉訓誓竭駑鈍真可以紓莽食之急而完掃蕩之圖者敢不

自力耶屬垣是懼書不盡意不任企竦感厲之深統
希心亮不宣

政院答登州李差官帖

猥蒙辱翰具悉深眷兼認撓攘之餘且得安泊幸甚幸甚念惟大人冒犯風濤備嘗艱阻勞悴如彼而不意又見劉差迫脅未免戒心敝邦聞見誰不愕惋至於守土之臣共爲周旋乃其職分何容稱奬僕從之在船所者該司已令供接計必朝夕無乏不足煩委慮也今聞興治謀投虜庭方逞姦軌賴張沈兩將奮義剗除此誠 皇靈遠暢以致大憝自滅不但爲左

右歸途之便也喜慰之深敷宣曷既統希盛照不
宣

白副摠前回帖

仙槎儵旋時序又更欽想清裁秖勤私戀迨玆鄙价之回有此華翰之辱眷意靡替軫念有加深繹詞音怳承謦咳自不覺海營之爲遠也日者遠臨陋止提策備至自謂危邦再造之會矣不意遐棄未展軍機遽變來諭之言良足慨歎然而火具之請未道之政俱係敝邦顒望之切而乃蒙左右主張申請已承督府准許不佞之受賜大矣咨呈之便當一依盛誨庶

不至稽誤也惟望撫臨益毖終始大惠不任區區嚮
傃之至聊此肅縅申謝統惟台亮不宣

冊文

昭顯世子謚冊文

天降大戾遽遭繼體之喪國有彝章宜備崇終之禮
勉循公議少酬至情惟爾世子某孝友因心英明挺
質詩書就傅早膺儲貳之尊監撫分朝普慰軍民之
望豈料魯難之滋甚而致秦質之久淹星霜九年秖
續音問水陸萬里備經艱關尚賴中孚之感人終獲
前曜之返國承華再闢率土交懽將謂否泰回環大

開　宗社之慶亦知撥亂增益丕烋付託之圖嗟予
負何罪辜俾爾罹此夭札殆由勞瘁而成瘵豈徒鍼
藥之乖方父子相逢曾未數月幽明永隔奄及一朝
抆血拊心忘疾疢之在已殷憂永念若夢寐之非真
爰思表德而流光要在易名而詒後茲遣某官某捧
册贈謚曰昭顯於戲重哀不暇虛飾嘉典不容溢辭
儀形已亡雖莫追於泉壤行迹可紀尚有徵於簡編
庶幾精靈欽此寵命

王世子竹册文

宗儲正位是帝王垂統之宏規付託得賢乃聖哲基

命之至計兹丁濟屯之會尤切固本之猷載稽彝章
式揚顯冊咨爾云云天資明睿器宇淵弘孝友之誠
自篤生稟學問之志不煩師承早標的於价藩彌增
重於磐石執謙奉法仁聞潛孚履險歷艱英譽遠播
屬予寢疾之久遭此繼體之喪顧監撫之尊不容暫
曠念 宗社之寄須懷永圖宜膺壓紐之祥克嗣承
華之慶肆予志之丕應實羣情之允諧兹冊云云於
戲難諶者天不易惟位五常百行不外道心之存二
帝三王惟極人倫之至非勤學無以明此理非親賢
無以慎厥修日就月将期毋替保傳之訓星輝海潤

庶不孤神人之望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書

甲子平難後頒赦中外　教書

王若曰時運艱難大逆猝發於心膂國威燀赫羣凶悉就於殲誅慶慎之衷綸綍斯在徃屬昏季寔繁凶徒三綱並蔑知晉國之將亂多瘠罔詔識周民之靡遺藐茲寡躬承此危緒謠悲萇楚誠肯弛於撫摩政愧蒲蘆仁未徧於施設重因刑綱之多漏因致逆節之潛萌逆賊李适韓明璉等跡本蠢微天賦桀猾方債帥之熾肆久稔蛇豕之腥及會朝之清明粗展牛

畿甸疑作甸畿
鯨奔豕突疑作豕突鯨奔

羊之力因緣兵柄敢生亂階陰連遺孽指蒼天爲可讐脅驅邊民窺內地之無備創殘我州府戕害我使臣寇氛彌於畿甸兵氣逼於宮闕雖知鶡起烏合終就獨柳之誅奈此鯨奔豕突上軫長秋之慮暫勞幸陜之駕遂督屯渭之師先鋒所加大憝相剪清宮振旅未淹一旬亂領妖腰卽懸雙闕玆實神祇之默佑抑由中外之協扶無妄之災轉爲逢祥之日有畏則警倘是啓聖之期　宗社之休寡昧何力云云於戲天所助者必順理無陂而不平大刑用甲兵豈予心之所欲陽春布德澤曁一邦而維新故玆教示想宜

才字可疑

知悉

教全羅監司宋象仁書

王若曰才非利器不足以治錯盤處非大藩不能以興事績雖簡記特出於予衷乃甄品實關於僉允載渙綸綍之號式昭旋鉞之榮惟湖南八方之上游寔我東百濟之舊域詩書人物　祖宗之所陶坏財穀甲兵京甸之所倚仗粤自寇亂以後重罹昏虐之災詞訟之繁而文風漸蠹於雀鼠賦役之困而赤子或化為龍蛇公私已乏蓋藏邊圉只存形止宜得撥煩剸劇之才永為先庚後甲之圖惟卿天資直方器識

通敏叙翹擢秀華聞夙彰歷險蹈危志氣彌烈爰從拔茅之日特起禦魅之鄉京師避桓典之驄臺閣聳陳咸之節雖汲生出入有願遺補是資然蕭傅歷試其才內外奚間久著永嘉之能聲將變帶方之悍俗皆能勤勵而辨職豈但喣哺而便民操牛刀割雞詎足展布噬腊肉遇毒益見公忠玆授卿云云仍褒加二品之階畀按廉一道之柄叙復不待於冬考勘解姑貰於度支寵命豈徒然哉王事維其棘矣卿其往即乃職恪布舊條勸穡以時粮畜衆而練卒囊中赤丸之剽刼豈惟窮尹賞之嚴苛桂後惠文之彈治亦

應效張敞之學術通政官大辟罪雖由稟裁便宜策設施方一任區畫於戲威惠兩濟之謂德官民俱利之謂能志常怠於官成慮或失於機變惟心力不替於終始即功名無愧於遭逢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敎平安監司李尚吉書

予惟王者察能授官本無內外之別人臣陳力報國寧有險夷之殊況玆關西大藩雄冠八路方伯重寄秩視六卿膺斯任可謂寵榮在今日或憚擔荷蓋以新經蛇虎之災愁痛者未息寇邇豺豕之窟吞噬之方虞欲守則資實已空欲戰則士卒未閑苟非才德

之優異難副軍民之顯望惟卿器宇貞方綜理精密豸冠獨立曾致命於臺端龜印左纍幾見思於州鎮頃守塞徼之要害最被督府之交懽歷險履危情節不撓治兵犄角措畫有方曾是不圖反加之罪事有難於掣肘人孰不為傷心追予靖社之初首下起廢之命夏曹之擢用簡厥良儐使之除寔伸前枉雖賢勞之獨歎豈眷注之少衰茲授卿云云卿可便道就營綸言拜錫小笵巡環慶可知桀逆之膽寒臨淮入朔方立見旌旗之彩煥懲貪猾撫疲癃一任澄清之志罪大辟階通政自有禀裁之規於戲惟容民畜衆

可以詰戎兵惟圖國忘生可以樹勳伐非盤錯不足以別利器非栗烈不足以識勁標既君臣誠意之相孚庶緩急捍衛之可恃予曷敢以多告卿宜殫其一心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黃海監司李景容書

王若曰察能授官君務當急分憂共理臣職攸榮茲輟喉舌之班以重藩垣之選苟非文武足用疇堪外內俱宜矧惟黃海一方號為青丘中脊水漕陸輓灌輸之所道程在漠右山鹽鐵之所孳殖壤地雖褊而民物則夥關防最要而戎備頗疎風俗或婾在平世

尚虞於盜剽室屋如磬屬今日荐仍於兵安念此若
水無津誰能爲國作屛惟卿名標森桂藝無穿楊經
帷諫垣遺補之誠夙著北塞南漢歷試之績尤殊其
寬弘足以裕人其精敏足以綜物誠宜畀以虎鉞孰
云奪其鳳池玆授卿云云卿其祗膺簡命逞布科條
黜幽陟明威惠兼濟蒐兵課穀本末相資劑燥濕調
甘酸毋失歡於督府修城池繕兵甲庶弭變於強胡
階通訓悉從剸裁罪大辟方始稟斷其他節目自可
弛張於戲非公忠無以宣上風非幹略無以應事會
惟不憚於夷險可永樹於功名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教副元帥鄭忠信出將書

王若曰傒奴戕彼捻帥自速鯨鯢之誅武臣作我干城宜專斧鉞之命王事維其棘矣予言尚克欽哉惟卿以頴銳之資兼韜幹之略陳湯通習外國事宜備問於巖廊常惠獨冠五將功果輸誠於板蕩雖勳名之大闡尚險阻之備嘗何意遼冦之逞凶復致漢營之搆亂跳梁島服倚蛇豕以自強推刃王人肆梟獍而無忌豈但邊上之憂方大抑亦天下之賊難容今因按臣之請兵當用大將而出節玆申前命以卿為副元帥八道巡察兵水使防禦禦助防以下不用命悉

以軍法從事仍其職命兼兵馬之柄責以綸綍總水
陸之師卿宜臨難忘生相機奮勇期梟逆雛之首少
弭疆域之灾凡諸約條一依軍令於戲功成者易懈
慮固則或疎馬革誓心宜無忘丈夫之志麟臺作頌
寧可少一簣之成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教八道都體察使昇平府院君金瑬書

王若曰予惟君臣一體相須元首有股肱之衛文武
四方為憲鼎軸兼斧鉞之權所以宣慰淮西裴度成
復疆之績視師江上張浚振却虜之威矧當國步之
顛危須倚勳賢之夾輔玆申巽命重煩元臣惟卿精

忠本乎世傳文學由其天得清名雅望曾著於 穆
陵昌朝直節高風益彰於光海昏季久欝雲龍之會
得契魚水之歡扶綱常於既淪奠 宗社於將墜丹
書鐵券孰爭元勳玄冕沙堤允協輿論何意百六之
灾厄荐值暮夜之惕號艱難險阻之備嘗捨卿誰賴
軍國兵民之兼筦與我共貞增泰階六符之光総邦
政二柄之重功崇而志操愈厲位極而撝挹彌深雖
朝家論議或歧暫淹綠野之遜顧上下情好無間詎
忽喬木之思比緣東胡之益驕方見西釁之大啓贏
粮坐甲便是振厲之機傾否濟屯正急修攘之計非

無者俟之宅揆僉望舊相之臨戎汾陽晚來百姓與
有悲喜潞公再起重事可以平章茲授卿云云仍分
茅之舊封加制梱之重寄訏謨則與時相之任何異
節制則自元帥以下咸聽卿其體予至懷究卿素蘊
雖該察中外之務抑當專師旅之征豈惟慎固封疆
要在掃除兇醜凡闗勾斷一視故常於戲非威望無
以鎮物情非寬平無以詘羣策志壹則勢成道合則
謀行天道好還倘收澠池之效人心思奮期刷會稽
之羞既休戚之與同宜終始之無怠故玆教示想宜
知悉

敎平安監司洪命耉書

王若曰國有藩屏君上所以分憂臣作股肱忠良得以騁力豈直承宣剌擧以平其政實賴關扃鎖鑰之重其威苟非其人疇辦此事矧彼西關一路寔我東國上腴自檀箕而聲敎先開際隋唐而兵略最競若
英廟之振長策濯征遠届猪江如 宣廟之控上邦中興肇基鴨綠夫何丁卯之虜釁久致析木之祲纏軍民子女之奔亡瘡痏滿目城池器械之板蕩瓦礫成墟雖事有經權姑試羈縻之計然志存薪膽詎緩牖户之防尚有數三臣經營猶得八九年撑拄繼是

任者豈不重哉卿名家胄子大科魁元歷試郎僚知
文武之兩有超遷臺府見左右之俱宜精明足以審
幾寬大足以任重歷河幕府早儲忠獻之材頼川吏
民咸稱次公之政故西藩在今為急觀近臣捨卿其
誰茲授卿云云先加二品之階即襲勳爵復從九卿
而出率視故常褰帷之風采可觀攬轡之澄清斯在
卿其勉膺寵命恪布科條馭衆而安民明敎而善俗
治兵則聽受帥府峙粮則協同餉司律貪殘而奬廉
汰庸懦而籲俊謹關津出入毋縱姦而啓戎賔行李
往來要展歡而存體階由通訓而自判罪從大辟而

須稟其他節目只在弛張於戲時非險艱不足以表忱臣遇非盤錯不足以辨利器惟功名可以不朽惟德義可以無瑕垂光竹帛致位巖廊在此行也卿其勗之故茲敎示想宜知悉

南漢圍城中敎諸道士民書

王若曰我國臣事 天朝二百年于茲 皇朝覆育之恩至于壬辰而極此萬古不可渝之大義也一自西虜猾夏我國義在同仇丁卯之變出於猝迫上奏天朝權許羈縻者只爲保全一國生靈之命故也今者此虜至稱僭號要我通議耳不忍聞口不忍談不

計強弱顯斥其使只為扶植萬古君臣之義故也予之終始為生民為　天朝者昭如日星此皆一國士民所共悉伊虜遽肆兇虐輕兵豕突予出玆南漢期以死守存亡之勢決於呼吸爾士民等同受　天朝恩澤深以和事為耻者久矣况今君父危迫之禍至於此極此正忠臣義士捐軀報國之秋也噫予惟智不能明仁不能博以負爾士民則有之矣今玆禍亂之作非有所自取徒以不忍背君臣大義也此心此意通天地上下爾等亦安忍恝然於君臣之義不救予之急難哉宜各奮智勇或糾合義旅或資助軍粮

器械奮勇北首廓清大亂扶植綱常樹立勳名豈不快哉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丁丑還都後犒從行將士 宣諭教書

王若曰嗚呼今玆禍亂尚復忍言之哉以關西千里藩屏而敵至無所碍以江都一國保障而駕出不及赴變至瞬息禍迫眉睫南漢山城是何等國容衛卒數千是何等軍勢耶且爾將士等生非邊地名屬禁旅不識臨陣殺傷之危不慣乘障暴露之苦而一朝置之於孤城之内當天下無敵之捷兵較其強弱衆寡不啻如以卵支山以塊障河當此之時國家存亡

君父安危惟在於爾將士之用命與不用命而已惟
爾將士等惟懷殉國之忱共奮敵愾之氣或自願出
擊累挫鋒鋭或分守拒戰大摧梯衝用能變瑕爲堅
垂陷獲保其勞績有如此者至於山高地凍雪深風
猛深房奧處尚畏寒凜而爾等頭無蓋覆坐無藉薦
肌膚慘裂手足皸瘃歲時逾邁晝夜不休蟣虱成疹
風塵爲眯死者無揜櫝以斂傷者無藥物以療其危
苦有如此者及至長圍益密援軍皆潰粮餉垂罄薪
蒭先絶勢窮力憊指日待亡而爾等鬬氣未衰守意
彌固誘之而無應脅之而不動其誠節有如此者嗟

乎此三者古今至難而爾等處之裕如予何以得此於爾等哉予既不辟始之不能厚養兵力維持邊圉終之不能審機處變彌縫隣敵今之國破身辱非爾等之咎乃予一人有罪幸而國復身全非予一人自辦實賴汝等力也尤可念者人情各愛其父母妻子孰不欲相保於患難而爾等違棄其親從我于險難當其被圍自城以外為敵所掠瞻望憂傷心腸餘幾及此歸家流離死亡十不全一財產蕩覆室屋殘毁誰與為親孰與資生予雖不保所愛儲宮王子拘在異域此予之自貽誰怨誰尤言念爾等失所至此慙

痛之深尤不能爲懷也嗚呼昔在山城予以若父子相保之義申飭于爾等以爲誓言矣今者國用已空軍賞未擧官爵不能徧行伍給復難以裕朝夕予之救父則既然矣父之保子則未能也惟此一心眷眷恤恤視爾疾苦如在身上乃予不敢忘前言者也爾等亦必恕而矜之今以草具薄物親餉爾等此奚足以盡予心之所存哉嗚呼酬勞念功君上所以逮下盡忠立誠臣子所以事上爾將士等宜各勉勵終始惟一是予區區之願也

甲申討逆後頒赦中外 教書

王若曰時運屯難寇戎幾發於蕭墻　社稷靈長鯨
鯢悉就於齊斧肆揚渙汗之號丕示喜懼之衷予以
寡昧之資叨承艱大之業推誠待物納污棄瑕而不
疑量能授官絶纓盜馬之並畜志惟勤於弘濟禍故
藏於隱微逆魁沈器遠等駔儈之才豺豕其性當風
雲之會粗效尺寸之勞假閫鉞之權益肆饕餮之慾
尚念盧綰同乘之舊謬加寵萌寄命之褒爵已濫於
上公名驟玷於左揆臺章劾贓適稔跋扈之兇盟府
養閑便作萃逋之藪乘予未寧之俟逞其不軌之謀
山城守禦之兵畀親戚為外應禁垣環衛之卒換褊

禪以內圖推周宗之末裔將欲何為籍漢船之虗聲衆所共惑謂名流五十輩即擬受吏指將相一二臣先期撲剪部分已定犒餉再行履霜堅氷非一朝一夕之故詬天吠日是不奪不饜之心幸賴三靈之共扶詎容大憝之敢越中夜之變將作盍朝之鳴已聞蛇舌梟音即爰書而莫遁妖腰亂領伏常刑而無辭雖念亂省諐增予懷之內訟然轉禍為福在羣情而咸欣云云於戲天道或陂而平人心有畏則惧雷電皆至敢緩助敎之刑和澤旁流尤貴更新之化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王世子冊封後頒赦中外　教書

王若曰前星示變方念震儲之虛上天申休旋啓離明之慶茲攄悃愊誕敷德音若稽古昔之猷必先冢嗣之定豈但早建豫養邦命之所根基抑亦監國撫軍民望之所係屬矧予寡昧履運艱屯疾病纏身萬機多曠災荒溢目百沴交并不賡繼體之喪遽丁剥床之極嗣孫稚藐既未卜其長成國勢危疑恐難保於朝夕理有變則必通經非權則莫濟以弟紹兄實有　祖宗之遺則推長立適誠爲社稷之遠圖鳳林大君某資質聰明器識英偉孝友之行夙著於宮闈

詩禮之文不煩於師誨有寬弘容衆之量有敏達成務之才備嘗險難華聞彰於遼界操持儉約仁聲播於京西斯為國論之公豈非天意所在議發而卿士從協策決而民庶懽欣乃於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涓吉備儀臨軒宣命冊封為王世子於戲元良國之本封典福之源訟獄謳歌宜同翊戴之願天地神祇庶回平泰之期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丙戌會盟祭後頒赦中外 教書

王若曰夷兇靖亂人臣之大勳顯忠酬勞國家之令典茲申帶礪之誓式敷渙汗之音永言寡昧之姿遺

此屯厄之會疆埸多釁蟊賊因以内訌撫馭乖方狂猘由之上僭雖亂萌隨發即剪顧予躬省諐有慚不圖將相之班乃伏梟獍之惡積驕成怨久稔無厭之心抵隙蹈瑕敢懷非望之計憑城社而蒐慝倒干將而弄兵連内外守禦之軍形勢交扇戒朝日牛酒之饗事機垂成尚賴爪牙之剌姦而致股肱之協策犯闕之謀既洩衷甲之變自銷日舒風揮氛祲大滌雷轟電震魑魅莫逃渠魁快殲羣黨盡磔無亡矢遺鏃之費鯨鯢就京觀之封轉一髮千斤之危 宗社有盤石之固苟非忠貞之效力曷膺封爵之疏榮繼有

民人疑作人民

萑苻之徒實潛蜂蠆之毒綠林青谿之聚豈惟攻剽州閭狐叢魚腹之妖敢欲侵軼京甸以國家威信之已著伊椹斧誅討之不留雖發告初止於一人然功令允合於三等並前後以叙秩均大小而施恩田宅民人依茅土之名數犀金緋紫煥雲臺之儀形推及父母子孫舉蒙封贈恩澤涓日辰以將事告神祇而歃盟悉遵彝章備舉縟禮於戲君臣貴乎一體休戚期於共貞鐵券丹書自今茲而始錫黃河白水暨苗裔而長存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丁卯宣諭三道士民書

王世子若曰國運屯難奴夷猖獗連陷大鎮猝逼内地我　主上深惟　宗社大計且慮　慈聖震驚遷幸江都以為據險過賊之圖且命余小子受分朝之寄視師于南嶺玆冲幼當此艱鉅　聖上非無顧復之念余小子亦豈忘晨夕之奉哉所以割慈忍愛冒險就遠以至于此者庶幾維繫民心鼓動義旅拯君父於艱危回國勢於顛隮此誠區區之至願而未知所以為計也惟爾三南士民自乃祖乃父涵泳二百年文明之化忠信之美比屋可稱變亂之際常賴其力雖國家負爾士民爾士民未嘗負國家遠而壬

辰之亂近而适賊之變爾士民乃祖乃父及爾之身或率旅勤王或聚粮濟餉厥有義烈昭載紀籍酧報之典有不暇言也況今胡羯之灾古今所罕腥膻汚於疆域禽獸逼於人類此正忠臣義士忘身殉國之秋立事圖功之會也誠願士民等咸奮厥志各殫乃力父詔子兄告弟或倡起義旅或募聚義粟或捍衛江都或遮截漢津或出奇勦賊或行諜探賊大小齊奮遠近相應庶可以衆成功因直為壯中興之績非爾士民將誰望哉曩因廢朝横政瘡痍未蘇 聖上臨御國家多故雖心切如傷而實恵未敷爾士民亦

必諒之至於號牌之法本欲均賦繕兵以防寇賊之
釁而有法無人操切太甚以致邑里怨咨咸懷不便
主上深懲其故除實軍案外已將原牌案燒除不用
中外罪囚惡逆大故外皆加盪滌爾士民亦宜各陳
弊瘼各效計策則凡係關民生利病廢政得失可行
可罷者余當便宜從事其有奇材深識可備帷幄武
用村力可合將領者或限於科目或局於常調沉淪
草萊不獲展布者必多有之宜各奮風雲之志毋失
經綸之期或杖劒來赴或勸駕起送余當聞于大朝
承命除拜雖至一材一能微勞細功亦將甄錄收敘

毋或失信嗚呼非忠無君非孝無親中國之所以異於醜虜生民之所以異於介鱗靡不在此余小子雖未敢多告爾士民其尚念我 祖宗念我 君上毋遐棄余小子以佑我邦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不允批答

領議政五度呈辭不允 批答 李公初本註昰答完平

王若曰盖聞輔相不以吏事為能耆宿不以勤力為禮況風雲之會曠古今而罕逢而疾病之來在賢聖而難免雖欲循一時之忱懇其奈負萬姓之顒瞻卿以山鎮元功歲寒餘勁當先朝之開泰尚勤調和屬

寡躬之艱屯能忘締搆故予每以總綱而倚重何卿
輒以盡悴而致痾劄憂疑之未寧又設施之方偏卿
若去位孰與興邦天時漸凉藥物宜近神理默佑差
痊可期卿雖煩於五辭予曷敢以多告

箋

冊封準請後賀 大妃殿箋

宗祧再安咸仰擁佑之慶封典誕降允賴籲告之誠
凡在含生孰不歸美恭惟德配乾健慈協春温摯任
徽音率壼儀而靡忒隆祐淑烈當事變而益章既定
策而亨屯仍準請而錫羨臣等苟全餘命獲覩洪休

追　宣廟之厚恩縱蔑涓埃之報奉長樂之壽祝願
效嵩岳之呼

本朝冬至賀箋

璿璣齊政爰屆復亨之辰玉燭調元式符泰來之運
乾坤行慶雲物騰輝恭惟道合生成功叅化育殷憂
啓聖轉一作拯屯濟否弭　漢家百六之灾建極敘倫膺箕疇
九五之福日又南至世方中興臣等幸廁鵷行俱霑
鴻造遘千年之嘉會縱未效於贊襄率亞歲之舊章
賡殫誠於謠祝

大殿誕日　王世子賀箋

伏以五百年有作載回電繞之期億萬歲無疆丕膺
天申之祿寰區之內蹈舞惟均恭惟欽明允恭神武
不殺握乾符以正位大啓撥亂之圖建皇極而錫民
益光垂裕之業茲當誕 聖之節寔闡基命之休伏
念猥當儲尊獲覩盛際問寢視膳敢昧孝敬之心就
日望雲願先岡陵之祝

賀 王世子嘉禮箋

明离繼明既協元良之慶大婚爲大克睹嘉禮之成
不顯其光無競維烈恭惟鴻猷御世燕翼垂謨嫡長
而賢早從宋儲之建情文咸備載闡塗娶之儀萬福

斯原兆民攸懷伏念臣遜守外封遙聞盛事遡龍樓虎闈之邃莫陪師師之班賡鳩洲鵲巢之篇願頌婦婦之化此篇傳寫已多訛舛今不可攷

本朝冬至賀箋

陽初動於子半旣徵義爻道勿憂於日中方恢漢運乾心無改邦慶重新恭惟理契先天姿挺上哲勵精圖治惜寸陰以孜孜轉灾為祥廓妖氛而蕩蕩矧當履長之候益驗亨復之來伏念纍綬迹縻添線才短鵷鴻遷羽縱阻大明之朝葵藿迎暉自覺長安之近

本朝正朝賀箋

烈疑作功

瑶圖正極方啓再造之期玉律回春式迓三元之慶天人合化上下均歡恭惟體乾之健濟屯以明無疆恤無疆休戡定之勳屢集得其名得其祿保佑之命重申矧當歲朝維新景福伏念遽數蓂曆徒忝竹符騰嵩岳之三呼但知抃手而蹈足望蓬萊之五色不覺翹首而傾心

大殿誕日賀箋

青丘翬基方莅再造之運赤光呈瑞爰丁初度之朞千歲爲春一人有慶恭惟聰明作后仁孝御邦金戈省躬咸仰不殺之武玉衡齊政載光無前之烈玆届

電繞之辰益邁川至之福伏念誠微葵藿報蔑涓埃迹滯雷封縱阻呼於嵩岳情懸星極尚翹首於終南

皇太子冊封後本朝陳賀箋

皇基永固早正儲嗣之尊帝澤誕敷欽承綸綍之降四海均慶一邦與榮恭惟守位曰仁畏天時保心傳龜範叙彝倫於東韓道闡麟經聲義烈於中夏有此勑賚之優異疇非寵靈之荐加伏念幸厠具僚欣逢昌運朝宗不隔想漢儀而如新率土同歡遵周行以增抃

皇太子前冬至賀箋

黃鍾應律正屬一陽之回蒼震呈祥誕膺多福之集歡均動植慶洽寰區恭惟睿智夙成溫文日就升儲主鬯早副四海之心視膳問安不違三朝之養茲當復亨之候允宜茂對之休伏念叨受偏封欣逢景運龍樓曉闢縱阻鳴玉之班鯨海波恬敢忘行李之聘

大行王大妃昇遐奉慰　大王箋 壬申

長秋侍癠方行罔害之休東夏纏凶遽承陟遐之訃凡居慈覆舉切痛摧伏以　大王大妃德符坤貞運撫屯難金墉久閉未沫塞淵之徽珠襦重臨咸仰擁佑之慶云何不淑而有斯恫恭惟孝思夙彰孺慕靡

極問安視膳至養已違備禮盡情巨創甫始顧寬終天之慼勉副率土之心臣忝當藩服滯守關隅明庭阻班徒切追攀之念亮陰在望莫申奔問之誠

啓

冬至賀方伯啓 牧忠州時方伯即白江李公 丁卯

初陽肇氣喜梅柳之重新君子得輿慶軺車之孔邇坤雷始壯福星增輝伏惟玉筍金馬之英天根月窟之學或潛或躍大明六位之成知柔知剛不失萬夫之望玆當亞歲益膺休祥伏念三字符存百里才拙赤豆煎粥逝將尋北山之居青藜照書倘相憶南宮

之宿
檄

諭島中檄文

大明御宇率土臣順無論遠邇咸囿至理凡有大小罪辜王法具在薄海内外無所逋匿雖復奴夷逆天遼薊梗阻 聖天子威靈燀赫 廟略遐布東土之平指日可卜況彼麾下小校俘虜餘息曷敢奸亂綂紀戕害主將以掩天日之明哉副揔兵陳大人欽承皇命代領毛鎮此實聖朝之幹臣島衆之司命也雖功績靡效而過惡無聞設有微細違慢按司督府自

當訓飭今者逆臣劉與治歸自虜庭陰懷異圖挾豺狼之勢肆蜂蠆之毒嘯聚俘獶敢行悖逆擅害欽差主將延及通判等官許多忠良之士舉罹兇虐猶且刼持軍衆盜竊旌旄將欲專據江關阻絶海津憑恃醜類窺覦皇畿叛形炳火逆氣滔天不惟西土遼民莫不扼腕酸骨抑亦東國臣庶皆思食肉寢皮古者諸侯有亂方伯連帥得以征討故桓文之事春秋大之況今遼路腥膻朝命間濶若容此叛賊任其稱亂則非但覆載之間不可少稽斧鉞之征實惟疆埸之內決難釀成蛇豕之禍事機之間不容毫毛我 主

上忠貞事大恪謹守邦所重者君臣之義所秉者連帥之權虎兕出柙孰當其責鷹鸇逐雀當見無禮是以赫然震怒大動師旅當職虔奉國命董率三軍水陸並進東西合圍義聲所激兵氣百倍伊彈丸一島安所逃脫但今所問者叛逆也非脅從詿誤之徒也所取者與治也非將校褊裨之類也況彼遼地士民首懷忠義來歸本鎮或建功名而受爵命或當隊伍而餽廪粟其於君臣之義將卒之分知之熟矣感之深矣雖迫於凶威從其驅率諒其本心豈欲甘為亂逆之屬永淪禽獸之域哉用是職等頓兵浦港徐觀

去就爾等宜各自矜憤毋爲并取夷滅須知叛將之
變甚於胡虜亟縛興治來詣軍前則 皇朝自有爵
賞本國便行賚賜再造本鎮永爲藩輔忠名義烈昭
揭宇宙豈不休哉天地鬼神實聞此言職等不汝欺
也汝等宜念之

國書

與金汗書

兩國通好迄玆十年實生民之所徼福上穹之所垂
佑今者不意事端横生嘖言大至吁其不幸之甚也
使臣雖不傳國書其所口伸之辭則大都已悉意有

未同言固無益旣有所懷亦難呑嘿玆用直攄悃愊以明敗約之端不自我始毋怪其辭之切直也貴國士馬精勇戰勝攻取今又係屬揷漢綿地沙漠其雄强之勢宜其自負而無所畏憚也况我國僻處海隅耕桒自養禮義自保兵甲戰鬬本非所習有何相勝之勢而慢蔑貴國自敗盟約乎凡貴國之責於我者大略有三一則漢人之事也二則邉民之罪也三則譏問之說也我國臣事中朝敬待漢人乃禮之當然凡漢人所爲我豈可以號令禁斷也當約和之初我國以不背中朝爲第一義而貴國乃謂朝鮮不背南

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隣之契此上天之所鑑莅也今
者每以向南朝接漢人責我此豈約和之本意耶以
臣向君乃窮天地亘古今之大義也以此爲罪則我
國豈不樂聞而順受乎敝國政令失嚴邊民犯禁此
則寡人之過也然而前後踰犯之徒隨即刑戮貴國
呵責之來常切遜謝此豈我國故爲不直者哉至於
匿好貨誅商賈殺姜弘立輕待來使等語皆出於奸
細之讒構貴國雖每有此言我國自無此事寡人有
何愧焉貴國既以好意相向而於此三者有所不恕
有所不察既約爲兄弟而書辭稱謂詆罵之言非復

前日相敬之禮使臣之不敢賫回其書固其宜也彼
挿漢王子乃亡國俘裔固非貴國二王子之比也乃
者無端抗禮通書書面禮式又為相等之辭其意似
欲與國汗均禮而交我我國豈可安受其書而其所
傳言則誠我國之所不敢聞者也館臣不受其書亦
是不敢自卑其君父寡人聞貴使所傳之言即付荅
於國書中此外更有何辭而往復耶我國自前代事
中國稱東藩未嘗以強弱成敗變其臣節我國之素
稱禮義自守者專在於此今我大明乃二百餘年混
一之主我國安得以一失遼瀋一片地輒萠異心而

從貴國所爲耶抑有一説中朝於我國至尊也而然
且待我以殊禮辭命之間未甞加以慢辭峻責我國
貢獻至薄而中朝賜賚極厚此乃遼瀋人之所明知
奈何貴國約爲隣好而每加以毁侮詆罵且如今番
信使之往刼以非禮困辱百端是果待隣國使臣之
禮耶至於贈幣之數每歲增定無有了期貴使之來
辱我臣僚無復禮敬刼貴横奪靡有止極敝國當初
結盟本欲保境安民而今則民無餘力市無餘貨沿
路州邑所在空匱若此不已與被兵而覆亡等耳由
是國人皆奮以和爲非惟寡人初心未變者徒以誓

天之盟不可先負交隣之義不可先失故也而貴國反以我為先欲敗盟寧有是理耶我國無兵可挾無財可資而所講者大義所恃者上天而已昔者倭國假道于我欲犯中國而我國以義斥絶是搆兵之端自我始也而倭國陷我八路殘我萬姓自以為得計矣曾未幾時秀吉自斃其後國中自亂伏屍成丘流血成川其所隕首亡軀者皆前日毒我之將士也今也源氏黜滅平氏而與我通好三十年國富民盛倍於秀吉之時天道厭兵佑善罰惡茲非其明效耶向者貴國雖搶我西路不窮兵勢結盟而退其於天道

亦已順矣乃今辱我困我強我以必不從之事徒欲以兵力之強脅制兄弟之國而至謂我先啓兵端此不可以口舌爭亦恃上天之臨我而已且夫天心所繫實在乎民心之去就設使我國守義被兵兵禍雖酷原非其君之罪則民心必不去而國命或可保今爲貴國恐脅需責剝盡民產使不得聊生則民心必去國隨而潰矣此是目覩耳接不昧不泯底道理有非書生小子從簡冊上拾來說話寡人於此亦豈不灼知而審處乎唯貴國廣慮之深思之幸甚

答倭人問目

元日○書云正月上日即正月一日歲之元月之元日之元故謂之三元節日廟祠履端之祭上下慶賀之禮此最為重我國並行墓祭

上元○正月望日謂之上元日其夜謂之元宵佛書有燃燈事中國仍有觀燈之戲我國則無之只以是朝奠先廟盖以望日自有望奠故也

寒食○歲時記云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急雨仍禁火為之熟食故云寒食節○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盖仲春新火將出也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星為大火懼火太

盛故有禁此皆近理之言俗謂介子推焚死故為之寒食非也我國依先儒定禮奠祠廟亦有墓祭

社日○社者五土之神用春秋置二社日祭社壇禮也以春秋分後戊字日為社春社不出二月秋社不出八月中國最重此節民俗宴遊

三月三日○雜書有後漢郭氏三月上巳産二女不育故後人忌諱是日皆於水上祓除之說此甚不經今則中國不用上巳而以淸明為節日我國則惟用三月三日民俗或奠先祠仍為宴遊

四月八日○此是佛生日故自古禪家燃燈設齋前

朝奉佛故仍為俗節有觀燈之嬉如中國上元今尚有遺俗然我國不之重也

五月五日○謂之端午端始也午者五月所建也古記以五月五日午時謂之天中節盖五數居十數之中故也荊楚俗以屈原五月五日沉江死故有飯筒投水之祭然非天中節日所從出也我國依禮文祭祠墓

六月十五日○高麗國俗以六月十五日沐髮於東流水祓除不祥故謂之流頭日中國則無之我國亦不以此為俗以望日故奠薦先祠

三伏日○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
秋後第一庚為末伏古者重此節為之宴樂我國
則無之謂之伏者以金氣方生伏於餘火也必以
庚者庚乃陽金也

七月七夕○古今雜說以七月七日為天孫會河鼓
之夜故中國民俗有乞巧賣磨喝樂之事其言與
事皆不經我國則無之

中元○七月十五日謂之中元此說本出仙佛書故
僧尼道俗皆尊尚之有盂蘭盆供醮祭誦經之事
我國僧家皆以是日設齋薦先魂氓俗多效之士

大夫家則無之但以望日故依禮奠先祠又新羅
故俗王女率六部女子自七月既望早集大部庭
績麻至八月十五日考功多少負者置酒食以謝
勝者相與歌舞作百戲而罷故以七月望日謂之
百種節八月望日謂之嘉排節我國則雖有其名
而無其事

八月十五日○古無節日之名而以中秋月四海同
陰晴最為明朗故為賞翫之節又以金精旺盛之
日故道士以此日肇煉內丹道家亦尚之我國以
望日故奠先祠又以此日當正秋之中依禮文行

上塚祭

九月九日○風土記云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故俗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惡氣禦初寒又仙人費長房敎桓景以九日登高飮菊酒佩茱萸囊以避災厄又漢武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飮菊花酒此事相傳自古莫知其由惟魏文帝與鍾繇書曰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愛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之宴享高會此最爲近理我國元月元日之後有三三五五七七九九名節而無二二四四八八六六十十則乃尊陽

卑陰之義也民間依禮文奠先祠而登高飮菊酒
則如故事
十月十五日○謂之下元道家有醮祭我國則無之
十一月冬至○十二氣日無非節日獨以冬至爲節
日者以其爲一陽始生之辰也古有圜丘奏樂登
臺書雲物之禮今者萬國朝賀用此日爲首國有
宗廟大祭民家亦祭先祠又荊楚俗至日作豆粥
以辟疫鬼故我國仍用爲節物奠薦
十二月臘日○或稱蜡日今稱臘者取田獵之義也
古者置臘而用五德庫藏日如漢用火德故用戌

日是也今行曆法則用冬至後最遠戌月在十二
月内者而不依古說我國則用未日盖以東方木
庫在未故也國有廟社大享
除日〇歲終之日即謂除日古有儺禮今天下通行
其他雜戲各從土俗

澤堂先生别集卷之一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二目錄

疏上

癸亥冬論邊乞自效疏
乙丑秋應　旨陳時弊疏
乙丑冬吏曹叅議辭免疏
丁卯三月大司諫辭免疏在江都時

一卯三民大同字衍[illegible]字[illegible]

凸缶吝裳音叅[illegible]字說

丂伍烜數　音變異字說

彔雙文[illegible]音[illegible]說

[illegible]

嘉慶[illegible]梓[illegible]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二

疏上

癸亥冬論邊乞自效疏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修撰官臣李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庸鈍不才最出人下而前後歷敭匪分又居衆先辭不獲免黽勉供職如醉如寐苟過歲月每念　經幄論思之地是古人所謂行道之職苟非其人若不得其言則不可一日冒處者也臣之忝竊見任已六朔矣而隨衆碌碌口無黑白因

文演說祗累 聖聰以人以言無一可稱不但清議
訾點盡槀平生揆諸國法尸素之罪合行誅罰用是
兢惶反仄常欲極陳所懷盡露愚狂退就閑散省諐
補過顧惟形諸章牘則非侍臣體面所宜發於 筵
席則又爲公卿論 啓所壓到口咄咄低首忍忍者
屢矣今以痰嗽眩冒之証不得入侍受暇調理跧伏
私室竊瞯時勢有目前必至之憂而無機先可轉之
策 主憂臣辱義不當默敢冒萬死輒獻一言其所
欲極陳者今亦有所不暇及也臣聞古者爲官擇人
不爲人擇官故三代盛時公卿出爲將帥兩漢貴近

之臣或以侍中而征匈奴或從九卿而出太守其所
畀者莫非艱險之地也而使之而無所愛當之而不
爲辱何哉良由臣主一體夷險一志如手足捍頭目
豈復憚其勞苦危傷而遷避之哉苟憚之則其人自
無可録初不當貴寵之也臣竊觀國家今者内難甫
靖外寇方猖内外選任俱合難愼固無輕重之可論
矣然臣以爲若外寇不至則内憂亦無從而起然則
今日朝廷所當極選者宜莫若兩西關防牧守將領
而自 聖明反正以來搢紳之稍有聲稱者皆聚裏
面武臣之傑然有智力者亦多在内地西關一帶所

選任者除兩元帥特薦外類皆時議所輕之人至於
文吏如安景深卞三近之流已不爲淸議所容而置
之咽喉控扼之地臣不敢知以爲賢而用之耶抑以
爲有過而謫之耶如以爲有過而謫之則漢唐貶官
雖或遠投嶺外諸州未聞上谷漁陽河西等郡亦以
過謫遣也常人之情非之則沮譽之則勸聞過思改
君子所難狼瞫桂厲千載一有今乃退之以罪過而
責之以義烈臣恐 殿下得其報效之未易也臣昨
與司道正崔晛同在試院問及西事晛新自西還道
其本末頗詳大抵兩西牧守將領咸畏寇難在官者

苦於言之官者然於色靡不以倣昔爲務圖遷爲期
以海西一路觀之惟黃州延安繕隍詰戎差强人意
其他則一箭不鍛一卒未練臨亂瓦解之形可爲寒
心初還登對時業已具　啓云而其他公私行自西
路還者所言略與覗言符則臣知怠棄逗撓者不但
金蓋國一人而已也凡此者非獨其人之罪也實由
朝廷舉措失當無以激厲其心故也何者彼本以下
中之人又稔嗜利懷安之習徒見功臣名士鴈行清
顯宿將壯士偃息閑地而身困邊城迹阻天陛耳厭
刁斗目愁烽燧能無羨艶之心獨勞之怨哉嗚呼先

正有言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是故秦之銳士不能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能當湯武之仁義夫湯武之仁義固非一道也然豈謂煦煦盱盱以柔敵云爾哉不過曰使民親其上死其長子死於父弟死於兄以至御死轡將死鼓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夫如是孰能禦之此所謂仁義之兵而中國之所恃者也今國家以中國之形當方張之虜彼衆我寡彼强我弱其於角力已不相敵矣而上之所以使下下之所以事上又鹵莽如此其所謂德者果足恃乎臣竊歎堂堂 聖朝濟濟群英明着衣冠高談

禮義幾乎三代之氣色而至於疆域不測之變禽獸逼人之禍則舉以付之於無可奈何竄突燕雀之喻不幸近之臣雖無狀一念至此肝膽破裂不知生之重於死也臣自惟材甚腐力甚弱無可比倫然淸朝既已薦拔聖鑑不即譴斥則其不以下安之流待之也果矣區區血忱但望 殿下特發明旨授臣以西路一小縣使屬鎮管大城當一障之任則庶邊鎮聳動知 明主不愛侍從寵暱之臣而置之戰地使與武弁同死生則一着之間風采立異仍於功臣名宰中揀出有幹局者數人假以使號分守大城其間必

有謀畫膽略過臣什百者臣當以死先倡以義相勉無事則竭力團聚有變則與城俱斃決不如今日之沓沓而悠悠也若 殿下視爲迂儒大言而棄之則臣請以吾東方近事証之國初六鎭之拓也金宗瑞河敬復康純皇甫仁郭連城等皆以臺府兩銓長官躬親甲冑櫛沐風沙彼時豈無猛將勇夫可以攻取者而使許多搢紳參錯其間 聖祖神筭必有在矣其後乙卯倭寇之發也湖南邊鎭望風奔潰方伯急遣全州府尹李潤慶以别將守靈巖靈巖賴此支撑倭亦因此退遁至今論者以爲當時無靈巖則湖南

成敗未可知也壬辰之敗也雖因誠格　皇朝大軍來援實賴忠臣烈士相繼赴難義聲旣振人皆向風故終以獲濟耳凡此皆我國所長而羌虜所短謀國者忽而不營旣無以續吾所短又併沒其所長臣竊痛之顧臣所慼則有之矣臣有七十病母無壯兄弟可以護養而遽欲共投死地此非人情所忍夫以温嶠忠勳不免爲徐庶之罪人則臣之此疏知必爲名教所不貸臣有何好而眷眷如此哉顧今國勢朝夕危急臣之分義決不可將母退縮脫或大不幸風塵外逼盜賊内訌則臣之闔門殉國先後等耳又何擇

焉臣言至此可謂不識忌諱計極無聊也抑臣又有
一慮焉 殿下以英武撥亂以仁義圖治有非蠛虱
小臣所敢窺測者然臣竊念 殿下神智周徧故聽
言不免於持難樞機細密故處事常忽於遠大是以
忠言混於閑談奇策泥於俗規不惟臣之狂言無所
投隙而抑恐 殿下雖得頗收猶若有不能用之歎
也伏願 殿下憐臣至懇赦臣愚妄特下該局俾速
議處則臣雖枯死行間榮如近侍遭遇之感不啻在
今不任激昂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乙丑秋應 旨陳時弊疏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副承旨知製 教兼 經筵參
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李植謹百拜上言于 主上
殿下伏以臣叨遇 恩造出入近密三載于玆迺談
剩義間或效曝至於 國家大體雖有一二臆見自
顧眇劣未敢騰之章牘今幸 聖上遇災警惕親降
宸札罪己求言 辭旨惻怛百辟羣士咸思自竭而
臣又親奉 聖諭於乙夜之對用是感惧掇拾謏寡
不揣微分僭爲論列惟 殿下詳思而擇其中臣竊
觀自古人主當衰圮之運蒞顛沛之勢苟不能振勵
刻苦大有所爲而因循流弊偷過目前一朝大難之

發大勢之傾無以撑拄抵當則宗廟必至毁辱生靈
必至塗炭臣妾必至奴虜宇縣必至分裂土崩火熄
之慘與夫荒淫無道自速敗亡者殆無以異譬之疾
病死亡之人雖非大腫大癧苟不肯絶嗜欲專攻砭
則微痾細疹亦有隕命者嗚呼可不懼哉伏惟國家
承累百豐侈之季被壬癸兵火之酷 宣祖大王掇
拾牽補僅能中興廢朝間之姦臣堵立倫紀墜地枉
直易位幸而 殿下光膺寶命迓續墜緒當此之時
二三同德之臣見其易而不知其難圖其始而不惟
其終思以爲反正之後政敎軍務如運之掌奠安黎

鹿鞭笞戎醜殊不難也曾不料法度已毀綱紀已紊風俗已澆資實已空稔災養蠹委靡陷溺已非一日之積非大振作不能以挽回非大變通不能以整頓又非　君上躬櫛沐胼胝之勞令必不行禁必不止振作變通必無可施者也今則不然反正以來姦慝雖懲而私意尚痼淫奢雖革而文具漸復誅討之典可謂嚴矣而或容曲庇焉薦用之路可謂廣矣而或及私昵焉政令之施彈駁之行可謂明白而苟且之譏不均之嘆已不勝其指點矣左右臺省執政任事之臣可謂選任名勝而闒茸之徒綺紈之輩已不勝

其間雜矣況如戚畹豪貴之爭占田庄復資奸氓以
擾害州里者又騷騷如舊矣然而　聖明不問也大
臣不察也有識之士布列臺閣不爲之深非而痛絕
焉者無他焉十年之間三綱斁滅萬品失序以今之
謬濫方昔之汚濁猶若詩書法律然故風聲所移耳
目遂畀以至此耳由是紀綱不復振風俗不復正謳
歌者變而吁嗟慴服者肆然謗詆乃如元惡啓心大
逆犯國雖云氣數所關豈無瑕釁所自至於文具之
弊流循之害其爲積衰召亂有大於此者國家疆域
民衆不過上國之一大省而凡模擬建置威儀文物

略倣上國之爲昇平之際侈麗已極自變亂屢經師
旅長征戶口全耗倉廩大空財賦之源蕩涸無餘而
廟社之儀宮禁之供百僚之俸冗官浮食別局濫役
無大異於前日按規式考謄錄競爲虛文末飾有所
過而無所損皆責辦於該部該部責辦於諸路諸路
責辦於州縣州縣責辦於民戶如水注下必到地而
止多爲色目刻其期限剥膚椎髓猶不能供應朝廷
亦豈不知量入爲出經傳明訓因財制用義理當然
哉實由文具未除浮費難省有不可已之用故有無
奈何之政於是東西趲那徵斂多端至於逋欠之追

族隣之侵乃民生倒懸之急邦本斵喪之大者不可不汲汲蕩滌當如救焚拯溺濡體焦髮有所不惜令下三年終不得行大恵已墜大信已失民戶之逋納牧守之爭辨（辨一作辯）勢所必至而有司切於需責便劾其怠慢 殿下厭其申訴輒疑其欺隱上不信下下不信上至以媚悅百姓爲守令之罪鞭撻衣冠以促期會此豈盛世之所忍爲者乎至如庶政之不立人材之難進別有二弊焉曰規例也曰物論也斯二者豈不美之名乎自今觀之所謂規例者何其猥屑耶所謂物論者何其悠泛耶本朝經國大典是 祖宗神智

所創而名存實亡弛廢不舉者什常五六也而官師之所執守毫忽不敢違犯者所謂規例也然而質之義理而多舛求諸典冊而無徵吏胥操之以指揮官僚文書非規例不勘坐起非規例不成雖有切急之務變通之計姦欺之端踈漏之事非規例不敢以義理裁處庸人循此足以逭責奸吏借此足以做竊雖有奇材異能苟以意見撓規例則小則取笑侮大則貽罪咎何事業之能爲又有所謂體貌事體者亦規例之類也其名亦甚好然非大經大法之所存而出於庸下之意俗間之禮者多矣朝廷既以此爲界限

稟曰凡所注措施爲皆有一種言語文字雖有奇策異筭苟不在此稟白中則亦不免於笑侮試取官府文書數十帖校之擧皆含糊没稜角無歸宿處説話間有按臣帥臣牧民該任之臣親當事役稍究獘瘼狀奏之間時有便宜切實之策朝廷又以平例事體裁之泛然回 啓略不主張雖蒙準許事多牽掣竟不施行雖大聲疾呼危機交迫内間策應漠然淡然隨便措備請粮之回報也臨機善處請兵之回報也從長施行請事之回報也所答非所問所許非所請徒耗歲月浪費文書事有必是而不敢力主必非而

不敢力持人有必賢而不敢必用必否而不敢必舍可刑可賞而不必強請可宥可奪而不必強沮輕輕說破旋旋收斂此事體之最善者也雖如鞫逆大事必有一段規例規例之外不容以情實推斷不然則必有後言又如詞命小務亦有一段體式不容以辭辯抑揚不然則必令竄改其他可類而知也今之朝著是非取舍之間必曰物論如此如彼然臣竊揣之又不過事體之類也又有所謂時望者皆出於物論清顯之選盡由此路然而宰相不主管也　聖明不講聞也是之者不必皆是非之者不必皆非用之者

不必皆賢倡之者不必皆不肖唱之者不知何人和之者不知何人是特悠悠泛泛者耳一有揚清激濁劈畫利害之論入於其間則其杈枒突兀被人笑怪又甚矣亦有無甚是非而爭之太銳無甚利害而講之太詳無甚賢否而別之太精連章累牘大叫亂聒風聲雖盛裨補安在嗚呼文具也事體也物論也皆當世之維持國家賁飾朝廷之具也人孰敢非之哉然使 聖明不能大振作大變通以回危亡之勢者實此數者爲之祟也况其破實事妨要務使智者卷舌勇者掣肘以日趨於委靡渙散之域者又豈可勝

道哉迹其苗脉大抵出於私意務欲模稜拖引為避嫌遠罪嫁怨斂恩之計其習已成非之無擧剌之不的難以一事一人而正之矣書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雖謙辭其理勢誠有必至者以 殿下之明聖承 列祖之大業百工仰德四方亦承風何事不可做何獘不可革而直為此泄泄而沓沓哉伏覩 殿下有聰明睿哲之資有恭儉憂勤之德温文日就綜理日密前代帝王過失擧無可擬也獨惟私意根柢未盡洒濯義理路脉未盡恢拓天理人慾之幾未盡分辨以聲色貨利現顯醜戾為人

欲而不知纖惡隱慝拖泥帶水認爲天理便是坑塹
故箴悔之意雖切而復禮之功全踈克伐怨欲雖曰
不行銛鋒悍馬有時難制過情之敎不倫之旨不覺
發於觸忤之際威怒橫加舉措漸乖以巽懦之俗當
摧折之威孰肯直斥力爭期於歸正哉不過徐徐譬
解緩緩匡救有若居亂世事暴君僶勉而扶持之者
屋下之談與紙上之辭刪減居半如此而欲望上下
相孚宮府一體難矣難矣然惟威武之發不免根苗
於私意故陽剛未培浩氣未充一經變故葸愼太過
厭新奇而悅尋常樂因循而重改作以庸俗爲中正

以隘陋爲貞方不察安危大情但思姑息無事不觀
人品高下但取端好寡過斧鉞大權屢託匪人 廟
堂成筭多用最下比之覆碁雖無敗手手手虗着終
必敗局大約不出於規例體貌之内而流循偷過之
風日長月引常時有若鎭靜無事猝遇變故拱手無
策顚倒苟且無所不至如去年征討适賊今年接待
詔使朝廷擧措大略可見若遇大難有加於此則其
不能抵當的然明矣 殿下方且大修邊幅高拱穆
淸儒臣講官以次進退應文備數罕見酬酢又未嘗
開懷討論商確政務未嘗屈己從善奬拔疏遠未嘗

求訪人材未嘗規畫遠圖刑賞號令一切付之自然之勢何以責臣下之日就委靡乎至如宮室之安服御之用方之廢朝何啻十存二三然使古之英君誼辟履此危亡之勢則臣知其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之不暇何宮室服御之足飾乎嗚呼天下遭亂戰爭方始大敵壓境八年軍興沓漢數十萬人討食於國中于斯時也 殿下與數三同德之臣戡定內難芟刈羣凶百里之內前後誅死者數百家此何等大艱之會非常之舉乎奈何欲以姑息之政濡沫之惠庸常之論猥屑之例經綸其後哉區區臣愚不敢望 殿

下大有更張但令侍從喉舌之臣得出入禁闥如內
侍府之昵近不惟以備顧問補闕遺仍以察其賢邪
材鄙而進退之又令二三大臣日坐賓廳省閱奏覆
隨即糾正 殿下時接便坐必責以時務使之力訪
羣策有懷必達廣求人材布置庶位其間俗禮彌文
有妨實事害實政者一切去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寺
監可省者省之專務簡易以滌煩碎一以固結民心
修明軍政爲要務凡有妨礙於此者上自宮禁之費
下至官吏之俸盡從減削使兩司多官勿以異同相
嫌各自論 啓得與侍從官陛 殿口陳反覆詳盡

不惟盡得曲折便於　聽納因亦察其虛實忠佞以爲異日取舍之地使悠泛之論不得籠罩其間至於語及　聖躬過失宮闈弊端不問言者之賢否所言之虛實一宜嘉納以奬敢言之氣如是則忠賢輿起讜議和輯偷習少回治緖粗立矣惟治兵理財役使之法不得不少加更張雖臣愚淺亦有所講聞於通務之士矣若大本未立而遽欲設施則必同歸文具轉增浮論今則不敢輕議矣惟　聖明以隕命之疢疾爲慎不以苦口之瞑眩爲厭勿妄自撝挹以失幾會究觀前史創革之君所以自處者如何待臣者如

何何以使羣策畢集何以使羣材畢進以古準今去
短取長於所謂大振作大變通者少留意焉 宗社
幸甚臣民幸甚然臣此論亦嘗強聒於士夫之間而
取笑恠矣或曰天下無事庸人擾之或曰與民休息
自然治平嗟乎此實未喻時勢二字而然乎不解倒
懸而欲其奠安衽席不療痞塞而欲其飽啖酒食是
使周宣漢光監戒孝武神宗之事拱手以待亡也寧
有是理或謂 殿下規模已定羣臣習尚已熟今若
振作變通則未必大成適為兩失臣又有以折之矣
自古及今治亂異勢安危異情大小異規動靜異便

要不可以一槩論然未有順理而敗逆道而成者也鯀之防水豈不目前乾淨而績用終敗禹之疏導疑若其勢泛濫而克告成功何也汨陳之與順敘其理自不同也今不念民生大困不念寇虐交訌欲以彌文浮飾坐致昇平其為逆理又甚於鯀之隄防矣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今欲以簡刪煩以儉制奢以誠朴去矜式以實事廢虛套其為順理又易於禹之疏導矣雖未得大成必不至兩失然且以彼笑此惴惴焉惟恐生事豈非習俗之惑中人膏肓而然乎臣不暇遠引前古且以近事徵細者證之去歲 回鑾

之初姑仍戎服臣語所親曰戎服雖不可久行若因
此少變之會沙汰官吏減剋傔隷簿書期會一從簡
便則繁費可省機務可速矣曾未一月浮論蝟起連
章請罷得 旨乃已其時說者曰戎服未罷氣象不
佳不逞之人仍以興訛其後戎服雖罷凶書繼聞弘
耇愚竪亦敢肆逆何曾覩冠冕而褫魄聞喝道而屛
奸哉徒見彌文日廣浮費日興宴安偷惰日甚一日
此雖臣等循默不言自牵私欲之罪亦緣 殿下窮
理未徹執善不固不能自強自治以循流俗之故也
或謂方今 聖明雖欲振作變通夾輔者非其人則

亦歸於文具也臣又以為不然古今人才固有盛衰
時節然於際會之地未嘗無其人也如符堅之王猛
宇文周之蘇綽周世宗之王朴宋太祖之趙普亦甚
區區而能成一代之業誠其才能足為一國之尤焉
則自足了一國之事何可待二八接武十亂同德哉
況今股肱耳目之地咸極其選苟 聖明擇其尤者
畀之重權責之成效則雖有不肖而無能者初必不
敢承當況敢偷惰歲月以誤 殿下國事哉臣不勝
承 教感勵少竭素懷不敢以循例備數之語仰瀆
宸聰惟 殿下詳思而擇之臣不勝感激隕越謹昧

死以聞

乙丑冬吏曹參議辭免疏

伏以臣不才無狀久玷華貫前後莅歷一職不辨血
誠求免終歸虛飾頃居喉舌之地荏苒七朔幸得瞻
依咫尺殫竭夙夜尸素之責比舊差輕而臣又不幸
母病身疾心形俱悴觸事昏錯推劾頻仍再三乞遞
勢所難已伏蓆省咎氷炭交集不意新除　恩命出
於物議之所不料憂惶悶蹙計無所厝念惟　天地
父母有窮必訴不敢一毫自隱復形於章牘臣之出
身筮仕實在廢朝之初伊時兩銓淸議尚未甚泯而

臣已為棄物沉冥田野及至當代四方名士咸集于
朝而從前識臣面者僅數人耳臣之才德蔑蔑無聞
擧此亦可推矣然猶至今 誤恩濫授無有了期者
倘非以文字虛名有以致之耶夫文字實非臣所能
設令能是其用極淺不過置之閑局時命以撰述之
役如秦漢博士唐宋秘書乃為稱職耳今則不然首
尾三載展轉強委皆古人所謂行道之職不可一日
苟冒者也而臣旋遞旋授竟不得辭罪戾已多疑謗
已深自今退伏猶恐不免其咎責豈可更加一層置
之決不堪當之地徒以速其狼狽危辱哉臣又有大

不安於朝者今亦不得以諱也大凡士大夫立於朝廷雖無可行之道可試之才若其朝廷號為清明則猶不愧於出處之大義此豈非常情之所願歟頃年以來朝野間別有一種議論視朝廷如小人窠窟所謂甚於爾瞻之世者乃其常談耳雖元臣碩儒介特之士自為舉朝儀表者咸指謂詭隨諂附擬之於染迹失身之流乃如嶺南士流亦不安於朝每欲求一事以去者亦不耐其嗤點故也臣嘗私竊惟嘆以為人情不甚相遠豈今日朝紳果皆汚濁耶抑以其經綸際遇之輩多是本來為世擯棄之類而一朝先占

偏重之勢後生創見而駭之耶爾瞻之世士或苟合豈今日朝廷終不可相容耶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況此士夫間異論如此其盛寧可不反觀而瞿然耶區區之意若使當事之臣耐煩忍詬公心用人長短相濟終始不渝庶望漸次融通了無罅隙矣不幸國家事變多端朝廷舉措漸乖局外之論日以益險且搢紳之間儕類之中言論意見亦相矛盾不但舊來色目而已臣誠憂嘆莫知其由但念如臣闒茸亦厠此間以妨賢路尤不厭於衆論用是一味思退求全素志不但毋老身病心計無聊而然也伏見近來朝著

靖淸忍

間氣色震撼擊撞之機已兆矣 聖上既不免惹起其端朝紳又不免盛氣相較上下否塞甲乙睢盱方此國勢萎弱隣賊窺逼之日縱欲出一策施一令以回危急之勢其道已漠然矣乃知人情保合之難有如是者 殿下常日慨然欲淸朋黨之志今果何如耶當此之時必得一世公明正直衆所敬憚者以叅銓席猶惧不克況以負累積疵無所可否如臣者當之而得無敗事無異論哉目今朝紳所爲引嫌者皆以處珙之論耳此論之始臣亦齒伍矣顧珙之罪名不測而朝議以保全爲計此非臣之所得作異者也

設令鄭縕獨當爰盎之名當時漢庭議律諸臣豈皆
陷君不測者乎蓋亦有不得已焉今雖以此見詆臣
固不嫌也至於譏察之名臣於往年　筵席首論其
非矣厥後所謂譏察者乃數三勳臣姑匿告變之人
益加鉤致獄發之後朝廷始知既有微效難以顯攻
搢紳之間疵議則多矣頃來晦聆之事其弊已彰舉
朝咸憤應晟伏刑所快者晦之腰領全也自　上既
深納臺臣之說又指責李曙等勳臣將臣敎過不給
譏察之害更無所慮臣於是時應　旨言事意以為
此是已陳之論而不少槩及雖被浮辭謾語之斥人

各有見又何足嫌獨念臣授非其任不當器使國體日輕人言日費公私兩敗身名俱玷此臣之所以苦心罔極冒死乞免者也況臣力辭近侍旋就要官形迹之嫌廉恥所係伏以 日月有明肝膈必照憐臣素無榮進之心察臣小無虛飾之態亟遞臣職復齒西班或乞仍帶三字文銜時時得佐小小辭命臣當伏死都下不敢復萌遑思矣其於朝廷量才授任之道亦為幸甚臣無任懇迫悲號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丁卯三月大司諫辭免疏 在江都時

伏以亂不虛生變有所召人事克修而天命不佑者

未之有也以 殿下之明哲承有為之機會太平無
望兵亂相踵 車駕播越再辱泥露此由羣臣不能
少佐下風因循偷惰以臻此極盖亦無足恠者至於
微臣罪負尤多孤蹤特起 謬恩驟陞首尾踐歷無
非諫爭論思之地而臣才識譾薄論議荒襍上不能
裨補 袞闕下不能糾逖官邪虛談度日素飡廢務
饕榮戀 寵迷不知退循省既往種種無狀當此
回鑾改紀之初臣當首蒙顯黜以勵衆工而誠不自
意復玷臺端靦顏清秩若是其無恥也安有人臣迷
國誤君而保爵位持聲望終免其誅責者乎亦安有

人君覩敗覆危而用舊人因舊習終免於滅亡者乎
以此言之臣之不可復入臺府昭昭乎黑白分矣抑
有一說雖在罪悔之中亦不敢不爲 殿下盡之也
夫以文藝取人乃末世之弊習記誦詞章古人比之
異端其爲治道之害可知矣國朝用人專取文士一
通其塗持循不敗則自翰注以至公卿如登梯級舉
足無礙雖有聖賢豪傑自於此時固難以表著於其
間節行材力之士尤無以進立於前列矣然其所謂
文士者不過記誦詞章之類如臣者僅識表策體制
僥冒科第又記誦詞章者之罪人也 殿下徒見如

臣等董鼎列臺閣遂謂一世更無人物論議無所取諫諍無所聽情意未孚 上下相睽至於夢卜之求帷幄之謀古先哲王所以經濟民物戡定禍亂之實則蔑蔑乎無聞徒以出入數紙 啓狀為中興之遠略嗚呼不亦難乎昔西晉趙宋之季崇用虛華因循弊習拱手召寇忽若無端其君非有桀紂之行其臣非有飛惡之罪而國為丘墟身死墻壁為千古笑端此豈獨其臣之罪哉所以用之導之者亦非也臣是今日虛華之魁也每念及此毛竦骨汗若無所容將欲自悔則弊習已成將欲自恕則罪釁已多區區之

望只願 聖明先黜臣身以開賢路必得朴實忠讜慷慨言事者置之此位以自輔益國家幸甚臣披肝瀝血更無所隱天日在上不敢虛飾不任悲苦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二

澤堂別

一